



## 故园花开总关情

安徽合肥 黄书权

屈指算来，离开老家老屋整整四十年了！当年铆足劲要看外面的世界，而今对家乡的思念越来越深。老家的老屋坐落在巢湖北岸有书香小镇之誉的黄麓镇九疇村。老屋三间两厢，两厢与门头自然形成一个四水归堂的院井。院井是要有的，这是先祖们祈望聚敛肥水与财源的一种象征。屋后另盖了两间，与正屋相连，形成了一个院落。院落不大，可纳凉，可晒太阳，还可种花木，作用可不小呢。

房子是用来住的。我觉得此话虽意在打压炒房客，但同时也说出了房子本身的特性。房子有人住，才会有人气，生机才会升腾，不住，它就像一台机器搁在那儿，要不了多久，就会生锈。老屋自从父母先后大去以后，闲置在那里。近些年，屋顶有的地方不经意间开始漏雨了，一面墙体也出现了裂痕，还有大门与院门因常年受风雨侵蚀，斑剥不堪，下面边角处也大多缺损了。老家的习俗，与别处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别，做房子最讲究的就是“门头”了：门头要高，还要大，它所承载的常常是一个家族的人丁兴旺与发达。我虽对此不去多想它，但老屋的现状多少让人心里有些不安。故此，和家人商量，不管老家农村将来如何规划与走向，不能让老屋破败下去，更不要在村中自然消失。要知道，没有父母在的故乡，我们只是故乡的一位游客；没有老屋在的故乡，我们就是故乡的一位流浪汉了！眼下要做的，就是在老屋原来的基础上进行翻新，把它修好，常回家看看。

记得儿时，老屋旁一块不大的园子，四周用土墙围了起来。园子里常常种些应时的菜蔬；春夏之际，拐角处也不时会冒出一些莫名的杂草，一片青绿。这大抵就是鲁迅笔下油蛉低唱和蝈蝈儿弹琴的地方吧。当然也是小伙伴们经常翻着墙头出没的去处——为了捉到一只心爱而又可斗狠的蝈蝈儿。

印象最深的还是，先祖们不知何年何月在园子里栽下的一株杏树与一株桃树，结的果子能吃实惠不用说，早春二月，粉红的杏花与桃花次第绽放，黄莺与蝴蝶追逐翻飞，这种美艳与热闹，给平时寂静的灰色村巷增色不少。诗人吟唱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家家门巷尽成春”，在这里活灵活现地一一呈现。当然，也有“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无奈！一夜风雨过后，第二天清晨满巷子的泥泞积着雨水，雨水伴着花瓣，

活脱脱的一幅花飞花谢、落红满地暮春图。

值得一提的是，老屋后院后来父母栽植的一株桂花树，为趋光，出奇地疯长与繁盛。八月里，一树桂花，满屋飘香。我和施工的工人们叮嘱，这次后屋与后院地面要进行改造，树需挪动，但要注意让它存活下来。有道是桂花要等贵人到，贵客到来桂花开。试想，花开时节，邀三五好友来这里谈天说地，吃茶衔杯，有此一景，应该算是很有礼仪感的了。与桂树相对另一端一簇萧疏翠绿的天竹也要设法保护好。它不惧霜雪，四季常青，在老家被视为吉祥树。可以想见，父母当年选择它们栽培在后院，一定是有其深意的。至于老屋里的家具，尤其是那些父母曾经用过的光滑而又似乎留有体温的犁耙等各式农具，现在根本派不上用场了，但一定要挑选一些永久存放在老屋——它们记载了先辈们的辛劳，它们是这座老屋历史的见证者！

一切都那么真真切切，养我育我的老屋，温暖感和归属感，是其他任何地方无法比拟、不可替代的。回到老屋，父母往日里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临行前千叮万嘱的牵挂之情与起早贪黑的劳作之形会立即浮现在眼前；儿时与伙伴们嬉戏玩耍的场景也会如影随形般不时闪现出来！

老屋修缮接近尾声，我忽然想起厅堂墙面上似乎缺少了什么。思忖了半天，陶渊明写的“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最恰切，最能体现屋主此时此境的心性。故不计工拙，写下它们装裱后张挂在客厅，了却了一桩心愿。

老家的这座老屋，与其说是一座住宅，一处居所，毋宁确切地说，它是父母用汗水和心血凝聚而成留给儿孙们用来遮挡人生风雨的永存的精神家园！

## 热爱可挡艰难时光

江苏盐城 范振巧

打开手机翻看朋友圈，甜甜姐发了一组曹全碑的书法字帖，字迹端严峻逸，方整而秀丽，我在底下评论：难怪最近约你都不出来，原来是偷偷修炼去了呀。她发来信息说：“别小看这毛笔字，可是带着我涅槃重生了呢。”原来她的婚姻出现了状况，离婚后一个人带孩子，孩子又处于青春叛逆期。

刚离婚的那段时间，她精神状态堪忧，整夜整夜睡不着，身体状况也非常不好，甚至曾一度晕厥。西医各项检查都做过没有什么问题，最后去看中医，说肝气郁结、气机郁滞，配了几副中药回来调理，临走时老中医劝告她一定要平心静气，保持心情舒畅。那段时间简直是她人生的最艰难时刻。

所幸她懂得自救，知道不能让自己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于是开始寻找让自己转移注意力的爱好，在尝试了绘画、乐器、运动、书法后，最终在书法这颗灵丹妙药里找到了拯救自己的办法，临帖练字是一个隔绝外界杂音很好的方式，更是自我减压的一剂良方。写着写着书法便成为了内心唯一的热爱。也是书法陪伴她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漫长黑夜。她说：“我慢慢意识到，练字是一场与自己的美好邂逅。好几次想中途放弃，一次又一次放下的笔又重拾起来，磕磕绊绊，跌跌撞撞地坚持了下来。”她痴迷书法到什么程度呢？每天规定自己必须写几页纸，吃饭的空隙用手

蘸着水在桌子上练字，工作之余就拿钢笔练，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她就在半空中比划。

甜甜姐说：“你不要小看书法，汉字博大精深，看着横竖撇捺，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需要学习书法理论和研究诗词歌赋，随着书法水平的提高，学识水平、审美情趣也会提高，练习书法，要求胸张，背直，头端正，并稍微向前倾斜，使胸与肺有舒展自如的余地。书法可以使人放松神经压力，调节思想情绪，进而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甜甜姐的故事，让我想起看到过的一则视频，一个盲人钢琴师，在地铁口弹奏《匆匆那年》，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就会练习钢琴，他的梦想是成为艺术家。他不就是和甜甜姐一样吗？虽身陷囹圄，但只要有所热爱，心里有光，一样可以照亮前行的路。

很多人都会遇到人生的至暗时刻，有的人变得一蹶不振，有的人拨开荆棘的丛林寻得心中所爱，是呀，喜欢可迎万难，热爱可挡艰难时光。

## 水陆野菜

安徽合肥 程耀恺

“长江北，淮河南，江河环护大别山，山下巢湖水一湾。稻麦香，鱼虾鲜，头刀韭菜谢花藕，野菜能抵半边天。”这首流行于江淮间的民谣，前段描述山川之大势，后段显示江淮食物之丰饶。我的家乡，便在这湖山之间。外公是自耕农，面朝黄土背朝天，才了桑麻又插田，辛苦归辛苦，然而，鱼虾偶有之，韭藕时有之，野菜抵不足，常有之。然而，野菜也有水陆之分。

水生野菜名气大的，莫过于菱蒿与芦芽，“菱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东坡把它们与河豚相提并论，让它们身价倍增，然而，吃河豚是件冒险的事，菱蒿与芦芽，则可以安然享之。菱蒿是菊科蒿类多年生植物，有股特殊香气，湿地、河湾凡有水的地方，成片生长。菱蒿可以与酱干搭配素炒，也可与肉类拼盘荤炒。芦芽又叫芦笋、芦尖，是芦苇的新生芽。早在唐代，诗家就注意到了芦笋：“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南塘水深芦笋齐，下田种稻不作畦。”芦笋在我的家乡，主要是拿来煨汤，炖猪蹄炖排骨，不仅提鲜，也有滋补之功。小户人家吃芦笋，一般切成片，作鸡蛋汤的配料，味美可口。

莼也是水生野菜。汤庄的南塘，沿塘埂水浅的水面，历来被一种叫蓴秧的植物占据，其茎如钹股，随水深浅，叶圆，深绿或赤紫，开黄花，每年自春末夏初起，外公收工时顺便割一些带回家，以煨大小牲口。汤庄有村学，先生教学长们读《诗经》：“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先生用红笔圈，学长们摇头晃脑，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摇头晃脑。后来我去杭州，在西溪见村姑坐采菱的木盆，采蓴秧的嫩头，一打听，才晓得，蓴秧即莼菜，莼菜便是荇菜。我回到汤庄，摘了一捧蓴秧的嫩头，做了一碗羹，味道与“楼外楼”的莼羹不相上下。做莼羹只掐些嫩头，茎与叶，外公照样割取喂牲口。慈菇通常长在水沟或河湾的近岸，又叫剪刀草、燕尾草，都跟它的叶片形状有关。入冬后，该是埋在水底的慈菇球茎，崭露头角的机会到了。那时节，倘若哪家正在把慈菇跟腊肉放到锅里红烧，香气散开来，连路人也会垂涎三尺。

陆地野菜中，开着白色小花、貌不惊人的荠菜，完全有资格称王。荠菜嫩叶可食，全株入药，这不是问题所在，关键是荠菜入了《诗经》，一句“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让荠菜名气爆棚。而吃荠菜的人，舌尖上的感觉，往往被意念中的感觉，所控制所引导，吃的就不是野菜而是诗意了。在这种诗意的浸润下，诗人自己最容易深陷其中。单是宋代，诗人对荠菜的迷恋，可谓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东坡羹（即荠菜粥）便是其中之一。东坡先生深谙荠菜粥的做法，并热心向朋友徐十二推荐：“君若知此味，则陆海八珍皆可鄙厌。”无独有偶，另一位宋代诗人陆游，也曾效仿东坡技法煮荠菜粥，且记之以诗：“荠糝芳甘妙绝伦，啜来恍若在峨岷。”就凭两位大诗人，喜欢上同一种荠菜粥，我把荠菜称为野菜之王，不为过吧。

马兰头是低调野菜，惊蛰一到，马兰头一齐跑了出来。安庆人挑最嫩的马兰头，配以薄薄的腊肉片，急火翻炒，腊肉片透明如田黄，马兰头嫩绿似翡翠。合肥人拿马兰头炒香干，六安人用马兰头炒笋片，滁州人以马兰头凉拌，各得其所。

有次到小团山品尝野菜，面对席间的凉拌灰菜，蓦然想起奶奶教我的另一首民谣：“二月马兰头，三月灰灰菜，四月大麦糊，五月无病，六月无灾。”如拿这一首，来作开头那首民谣的注脚，真是恰当不过。确实，野菜抵不足，常有之。